

养蜂行养鸡行，带领脱贫他更行

一位农民的产业扶贫成绩单

新华社长沙 4 月 20 日电(记者丁锡国、李 杂) 节气好像发令枪。惊蛰一到，罗霄山下湖南浏阳市一带，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次第开放，养蜂人追花夺蜜的日子就开始了。清明一过，天气渐暖，鸡苗开始孵育，叽叽喳喳的喧闹声，此起彼伏，养鸡户的生活就有了新盼头。

浏阳蜜源丰富，是蜜蜂的天堂；山林也多，适合散养土鸡。条件虽好，但养蜂、养鸡规模一直不大，直到近些年来，更多农民特别是贫困户，才靠它脱了贫致了富。

改变，有一位农民的功劳。

因为他，李游有了生计。高坪镇船仓村村民李游，到浙江打过工，在本地公路收费站当过收费员，收费站一撤，就没有正儿八经的事儿干了。2010 年，李游拜他为师，学到养蜂“秘方”，至今养蜂 10 年，蜂群从没发病“垮蜂”。别人一步步地走，李游起步就开始跑，很快成为养蜂大户，去年养蜂收入 10 多万元。

因为他，李计淑等传统养蜂人增收明显。古港镇宝盖寺村村民李计淑子承父业，养蜂几十年，用的是老办法：把格子挂在墙上，蜂巢都要靠蜜蜂一点点筑。听说他养蜂的办法不一样，李计淑多次跑到他的蜂场学习。像他那样改用可移动蜂箱养“新式蜂”后，蜜蜂繁殖速度明显加快，如今，李计淑每年养蜂 100 来箱，每箱产蜜从 10 公斤左右增加到 30 公斤左右。宝盖寺村是传统养蜂村，36 户养蜂人，现在全部改用他的养蜂技术。

因为他，罗梓田古稀之年仍有有用之地。罗梓田今年 72 岁，是关口街道办事处道源湖村村民，多年以捕鱼为生，后来，水库禁渔，罗梓田便想向他学习，改行养蜂。之前，罗梓田只是听说，这位师傅是养蜂高手，乐于助人，等到见面，果然名不虚传，传授技术毫不保留。前些天，蜜蜂需要分家，他怕罗梓田眼花，细致活干不利索，专门过来帮忙。如今，罗梓田在家养蜂，每年稳赚 5 万多元，经常炫耀：“我有个和儿子一样大的师傅。喊他师傅，我心口服。”

这位颇有些影响的人物，是浏阳市龙伏镇黄桥村村民，名叫袁风格，今年 46 岁。从十三四岁起，他一边读书一边耕田，挑过水泥，刷过油漆，弹过棉花。8000 多元养鸡收入，是他人生“第一桶金”。因为自己是苦水里长大的，知道穷日子艰难，袁风格对帮助贫困户尤其热心。

袁风格是养蜂高手，也是养鸡能手。在乡亲们那里吃香，在扶贫干部那里，也是座上宾。

扶贫工作队请他帮贫困户“造血”。金童山村，是城步苗族自治县一个贫困村寨，湖南省贸促会在这里驻点扶贫。2015 年 9 月，湖南省贸促会负责人带队，登门拜访，请他帮助金童山村的乡亲们养蜂、养鸡。不到一个月，他就去了千里之外的金童山村考察。看到条件合适，他给金童山村贫困户捐赠了 100 箱蜂，出资 80 万元在当地发展养鸡。从此，他和金童山村联系密切，成为养蜂、养鸡户有问必答的“技术顾问”。

现在，金童山村成立了养蜂合作社，产品有了自己的品牌。群众感激他送来的苗种、技术，更感激他第一次来村寨时，给他们的当头棒喝。有些村民过惯了穷日子，宁肯伸手，不肯动手，那次座谈会上，听到这样的言论，他站起来，撂下一连串狠话：咱依靠国家没错，但事事依赖国家就不对！这种等靠要的想法没骨气！咱有手有脚，为什么就不能凭自己能力养活自己呢？

政府鼓励他当脱贫致富“领头雁”。前年年初，浏阳市一位副市长调研扶贫产业，遇到这位养蜂也有些名气的农民，听完他讲带动农民养鸡的思路，当场约定：跟着他养鸡的农户，如果到年底家家盈利，就奖励他 3 万元。春节前，副市长长没想到，他用市政府兑现的奖金，奖励了养鸡户。

2010 年，袁风格成立了多友园种养专业合作社。因为门槛低、收入相对稳定，这些年，越来越多农户选择养蜂、养鸡作为脱贫致富门路，袁风格自己的产业也随之发展壮大，先后建起了多个种鸡场和蜂蜜恒温保质库。如今合作社带动当地 240 多户农民养蜂，年产蜂蜜近百吨，建起了 4800 多平方米的养鸡基地，年出栏土鸡 30 多万只。

浏阳市政府一位负责人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需要一大批像袁风格这样有情怀、有能力、想干事、有拼劲儿的带头人，为群众带路，给群众示范，把群众组织起来。



数清“羊单位”

近年来，新疆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力度，严格限定载畜量。“羊单位”是近年牧区清点牲畜的常用单位，指放养一只羊所需的草场面积。以羊为单位换算出骆驼、牛、马等大型牲畜所需的草场面积，一头牛等于 5 个“羊单位”。每户牧民都有一本放牧许可证，按核定数量进山放牧，保护草场的同时，牧民也渐渐尝到甜头



福海县齐干吉迭乡草原监理所的工作人员在萨尔布拉克大桥上清点转场牲畜数量。



福海县齐干吉迭乡草原监理所的工作人员清点完羊群后，牧民叶尔兰·卡利木汗将放牧通行证放入怀中。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牧民赶着羊群经过萨尔布拉克大桥。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20 日电(记者马锴、丁磊) 春归草长，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牧民赶着牲畜，向位于山区的春季牧场进发。在这条短则数十公里、长则百余公里的古牧道上，牧民转场要过的第一道关并不是涉河翻山，而是数清自家的“羊单位”。

“羊单位”是近年牧区清点牲畜的常用单位，指放养一只羊所需的草场面积。当地政府根据不同牲畜对草料需求量和对草场破坏程度的不同，以羊为单位换算出骆驼、牛、马等大型牲畜所需的草场面积。

“牛吃得草多，踩死的草也多，养一头牛的草场能养 5 只羊。”哈萨克族牧民叶尔兰·卡利木汗说，一头牛就等于 5 个“羊单位”。出发前几天，叶尔兰把家里的骆驼、马和羊群细数了两遍，还让中专毕业的儿子加尼别克·叶尔兰又核对了大牲畜换算的“羊单位”，生怕超出自家放牧证上规定的数字。他说：“我家春牧场只能放 200 多个‘羊单位’的牲畜，超过这个数的牲畜没法带进山里去。”

近年来，新疆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力度，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工作，引导牧民科学、合理利用草原。和叶尔兰一样，每户牧民都有一本放牧许可证，记录着自家四季牧场、饲料用地的面积，以及草原监理所、农业管理部门据此核算出的适宜载畜量。

“牛羊多了草长不起来，草少了牛羊活不下去，这是传了多少年的铁一样的道理。”福海县齐干吉迭乡农业办公室主任库仑别克·木拉提别克说，但在前些年，不少牧民盲目扩大牲畜数量，给草场造成极大破坏，“以前的草场牛羊躺着就能吃饱，后来抢着吃都不够。”那几年里，草少了、羊瘦了、牧民也都犯了愁。但老观念捆住了牧民的手脚，没人愿带头减少放牧量。叶尔兰说：“牛羊是看得见、抓得牢的财产，谁也不肯让羊群变小。”

牧民难以抉择，牧业生产遭遇瓶颈时，当地政府使劲儿推了一把。除了宣传草畜平衡的长远利益，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每

户牧民的草场情况严格限定其载畜量。每到转场季，草原监理和农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守在牧民的必经之路上。清点每一户牧民的畜群数量，并与其放牧许可证核验，符合规定方可通行。

“要是不这么做，草场迟早得荒，牧民的生活也会不好过。”库仑别克说，好在几年下来，一些曾被破坏的草场已渐渐恢复，让牧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

如今，叶尔兰已养成习惯，赶在转场前把超出规定数量的牲畜卖掉，或者送到牧民定居点圈养。“超出来的大羊换成钱，留下来的羊也能吃得饱、长得快。”叶尔兰说，“就这样一茬茬地换，牛羊群没少，兜里的钱也多了。”

赶着牲畜走了 3 天，叶尔兰一家抵达了自家的春牧场。尽管春草尚未铺满大地，但叶尔兰已经看见了牧草丰茂、牛羊肥壮的景象就在不远的未来。

(本组图均由新华社记者丁磊于 4 月 15 日摄)

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张“核查表”见证扶贫成效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20 日电(记者贺书琛) 夜幕降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呼和木独镇政府办公楼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白天深入贫困户家中回访排查的情况。“我们这里地广人稀，进贫困户家里排查一去就是一天，晚上回来再整理情况，像这样的工作模式是常态。”呼和木独镇党委副书记杨勇说。

为了抓好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消除脱贫监测户返贫风险和边缘户致贫风险，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精准脱贫百日攻坚行动，各级工作人员集中入户排查，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活状况、产业发展情况等登记入表。这张《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核查清单》上，贫困户的饮水安全、住房保障、子女上学、医疗保险等情况一目了然。在确认该户不存在潜在返贫风险、各项生活需求均有稳定保障后，贫困户、村支书、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包片领导、镇主要领导、包联单位负责人、包联县级领导需在表格上签字确认，确保各单位精准对户扶贫，将责任落实到每级工作中。

“巴依”在维吾尔语中意为“富裕的人”。大院里有两排屋子，青砖照壁、筒式壁炉、水晶吊灯、民族地毯等相互映衬，和谐别致，留声机、电话等当时较先进的生活用品也随处可见。当记者惊叹这一“豪宅”时，一旁讲解的伊宁市卡山其民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力曼·阿吾提笑了。

“这个巴依大院确实是当年最为富贵的标志，但现在喀赞其的每户人家都比‘巴依’还‘巴依’！”海力曼打趣地说。看到记者一脸懵懂，海力曼招呼大家坐上观光车，驶进街区巷道。

街区干净整洁，沿路苹果花、海棠花和梨花争奇斗艳。在“伊型蓝”为主的民居中穿插着黄色、粉色等色调的房屋，时不时可见雕刻精美华丽的大门、气派的两层小楼和穹顶而过的家用轿车。

观光车停在新路街 1 巷 25 号。61 岁的维吾尔族户主肖开提·木沙正在门口看邻居装修。拱形雕花葡萄架覆盖着他家砖红色的大院。300 多平方米的家共有 7 间房，客厅的桌上摆着纹饰精美的果盘，家里双开门的大冰箱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其中一间屋子售卖羊毛披肩等旅游纪念品。

肖开提和妻子经营特色民宿，一年收入就有 7 万多元。“拱形葡萄架是去年刚换的，这些年喀赞其民居游让我们钱袋子鼓了，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每年都会整修大院。”

记者注意到，大院里靠近厨房的地面上有一个用水泥封住的圆形大坑。“以前没有下水道，很多人家里都有倒厨余杂物的脏水坑，又脏又臭又危险，还有污染，有时候娃娃不小心都会掉下去。现在政府统一修建了下水道系统，脏水坑都被填上了。”海力曼说。

来到新路街 2 巷，几个游客手里拿着冰激凌从一户人家走出来。34 岁的赛杜拉·艾比布拉凭借祖传的冰激凌制作手艺在家

2017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张毛翠老人因为瘫痪、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为了给老人看病，年收入不足万元的儿子儿媳欠下近 40 万元外债。经过代缴医疗保险、申请扶贫产业救助、残疾补贴等兜底政策支持，2019 年，张毛翠转为继续享受政策的正常脱贫户。然而 2020 年初，老伴燕德忠因病离世，住院治疗的花销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困境。工作人员走访中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经过镇政府认真研究，确认张毛翠老人的儿子燕小军、儿媳胡利虾为边缘贫困户，决定由政府、包联单位和有关部门共同出力帮助燕小军、胡利虾二人发展拱棚种植。截至目前，拱棚已完成前期规划、土地平整、材料储备、种苗订购等工作，预计 30 天内完工并投入使用。

在呼和木独镇倒拐口小聚居新村，村民白四旦看着表格，细数着自己一直以来享受的扶贫政策，脸上挂满笑容。“我们这土地盐碱大，以前的水都是浑的，现在都喝上了自来水”。2015 年，白四旦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时，住着地处黄河泛滥区的

老房子。由于土地盐碱化程度高，几亩薄田收成稀少。每年春季开河，黄河水上涨，村里到处翻浆，生活十分不便。2016 年，白四旦一家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离开了生活数十年的老房子，新房的住房面积、建房时间以及享受的住房政策都清晰体现在表格里。“这账算得明白哩，咱每一项也都记下来，国家对咱好咱也不能忘。”白四旦激动地说。

为落实落细扶贫攻坚责任，当地政府组织旗县、镇、村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帮扶干部深入贫困户家中，就“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生产等问题进行“地毯式”核查，填写脱贫核查清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拿出整改措施和办法，确保脱贫攻坚疑难问题清零销号。杭锦旗作为鄂尔多斯市唯一贫困旗县，2018 年 7 月份正式退出内蒙古自治区贫困旗县行列，2019 年全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前，全旗巩固扶持已脱贫人口 1466 户、3580 人，其中，正常脱贫 567 户、1351 人，稳定脱贫 899 户、2229 人。

“带你们看的这几户维吾尔族人家院落，巴依大院能比吗？”海力曼笑着问记者。

在维吾尔语中，“喀赞其”是指铸锅为业的匠人，历史上这里曾是伊犁手工艺品制作销售中心。包括喀赞其在内，这里还有甜品、皮革、花帽、钉马掌匠人等 9 个“其”。如今，旅游业发展让各种手工艺有了更好更广的传承，很多民众变成了旅游“其”。2019 年，喀赞其民俗旅游区旅游人次超过 8 万，旅游收入约 443 万元。

海力曼告诉记者，一些居民起初对民俗旅游服务有疑虑，但后来尝到甜头，越来越积极。很多家庭单独设有出售纪念品或接待游客的房间，足不出院就可以赚钱，家家过上了小康生活。

一年可挣 5 万多元，妻子同时制作糕点售卖。6 间屋子宽敞明亮，蓝白相间的大院别具风情。当地旅游局还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加工房，供游客参观加工过程。“你们尝尝伊犁的冰激凌，味道不输国外牌子。”赛杜拉自豪地说。

阿瓦古丽·卡迪尔的房子离赛杜拉家不远。她的院子不算大，但屋里别有洞天，用特殊材料粉刷的墙壁颜色如牛奶般柔和，还散发着淡淡香气。最里面的两间屋子售卖皮毛制品和特色旅游纪念品，其中她自制作的“手摇扇”非常热销。

“带你们看的这几户维吾尔族人家院落，巴依大院能比吗？”海力曼笑着问记者。

在维吾尔语中，“喀赞其”是指铸锅为业的匠人，历史上这里曾是伊犁手工艺品制作销售中心。包括喀赞其在内，这里还有甜品、皮革、花帽、钉马掌匠人等 9 个“其”。如今，旅游业发展让各种手工艺有了更好更广的传承，很多民众变成了旅游“其”。2019 年，喀赞其民俗旅游区旅游人次超过 8 万，旅游收入约 443 万元。